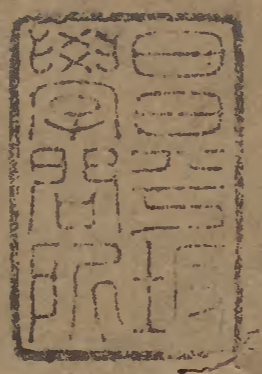


元身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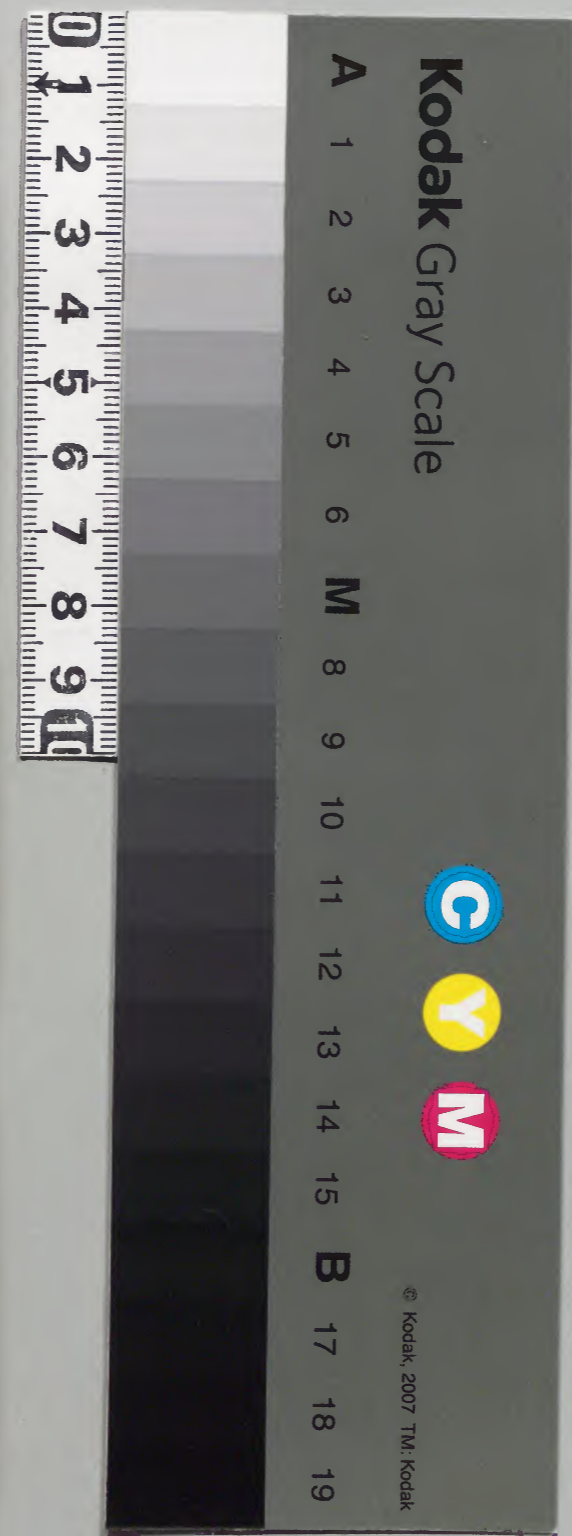
六之八



和書門			
二五〇四九	二	函	類
一〇九	一	冊	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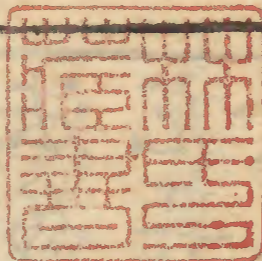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二五〇四九	二	和書類
一〇九	一	冊架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5049
冊數	10 (3)
函號	特 113 2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元亨釋書卷第六



淨禪三之一



濟北沙門

師鍊撰

淺草文庫

唐國義空

睿山覺阿

永平寺道元

長樂寺榮朝

松嶋寺法心

鷲峯覺心

宋國道隆

宋國普寧

淨妙寺了然

東大寺普門

南禪寺德儉

釋義空唐國人事。蓋宮齊安國師室中推爲
上首。初慧萼法師跨海覓法。吾皇太后橘氏
欽唐地之禪化。委金幣於萼。扣聘有道尊宿。
萼到杭州靈池院。參于國師。且通太后之幣。
國師感嘆納之。萼曰：我國信根純熟。教法甚
盛。然最上禪宗未有傳也。願得師之一枝佛
法爲吾土宗門之根柢。不亦宜乎。國師令空
充其請。空便共萼泛海。著大宰府。萼先馳奏
救迎空館于京師。東寺之西院。皇帝齎錫甚

渥。大厠創檀林寺。居焉。時時問道。官僚得指
受者。及中散大夫藤公兄弟。其選也。萼每入
支那。之蘇州開元寺沙門契元。勒事刻琬琰。
題曰：日本國首傳禪宗記。附舶寄來。故老傳
曰：碑峙于羅城門側。門楹之倒也。碑又碎。見
今在東寺講堂東南之隅。
贊曰：予求碑刻而無矣。乃如東寺親摸印之。
其碑破而存者四片。大者徑二尺餘。小者或
不盈尺。額之左右蟠龍倬如也。雖頭角不完。

麟甲燦然也。其文殘缺，句讀不成，而其字書之存者亦甚鮮明。雖非妙筆，頗爲楷正。予便印四片者，而歸上之下，左之右之，百計剽閱，少可明也。世言橘后問密法於弘法，法盛稱之，后曰：更有法之邁之者乎？法曰：太唐有佛心宗，是達磨之所傳來也。熾行彼地，空海又雖少聞之，未暇究之耳。因茲后使輩扣問靈池，今碑雖文句不成，斑斑或見焉。世之所傳不徒然也。昔六一居士有集古錄一千篇。

周秦之碑刻多載之，況隋唐乎？惜乎此方之好古之君子，今猶不見碑之全文乎？因修此書，見殘碑予之贊詞，不得不似跋尾耳矣。釋覺阿，世姓藤氏，幼上睿山習學，有聲傍親。文墨善梵漢書，嘗聞商客稱宋地禪道之盛，奮然志遠游，遂以承安元年共弟金慶踰溟達，干杭都，乃孝宗乾道七年也。時佛海遠禪師踞靈隱，道價高，輦下阿至其室，遠問我國風阿未通語音，便書曰：國主無姓氏，號金輪。

王一種系授未有移革僧無進納而講義高者賜度風俗和順奉佛歸僧然無禪法只講五宗經論風聞德義特詣函丈願傳心印以度迷津且如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離相離言假言顯之禪師乞垂開示遠曰衆生虛妄見見佛見世界阿又書曰無明因何而有海便打阿即請遠陞座決疑明年秋游金陵抵長蘆江聞鼓聲忽然頓悟始知佛海垂手之旨趣返靈鷲述五偈呈所見其一曰求真

滅妄元非妙即妄明真都是錯堪笑靈山老古錮當陽拋下破木杓海印其所證阿辭海書偈贈行阿歸朝後安元之始附船使通信于海水晶數珠綵扇等二十事貯以寶函海喜而受之壬寅復通嗣書海已寂矣或曰嘉應帝聞阿禪行召問宗要阿橫一笛吹之應制時機未稔君臣莫測惜哉化行不聞乎釋道无姓源氏京兆人紳纓之胤也始謁建仁明菴庵爲法器後乘商舶入宋地見天童

如淨禪師淨付以曹洞宗旨歸來闢法干城
南深草平副帥時賴招以名藍不就乃如越
州構精舍而居名曰永平禪寺叢規一則太
白後深草建長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告衆書偈化壽
五十四

上文贊

贊曰阿元之二師者參遊之選也阿之契於
冷泉元之稟於太白見其自大方而來不亦
悅乎阿之迹不多見可惜而已然猶見取雷
菴列於四燈不為大息焉元之化播北地不

及中土不能無遺意矣

榮西法子

釋榮朝粹密學從建仁西公稟宗門要旨居
上野之長樂禪苑盛揚真化東方道俗趨化
如歸寶治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戌時滅于時
寺內甚明徒衆相語曰昏夜之明豈有是等
之煥赫乎采筆記事過干炸燭寺傍民家墜
寺以為失火急奔入寺見朝之坐丈室而化
壽福朗譽東福圓爾皆朝之徒也
釋法心過壯歲出家不知文墨聞衲子之稱

宋地禪行駕商舶入臨安徑登徑山見佛鑑
禪師鑒於圓相中書了字示之心止席下單
提研究性堅硬耐禪坐骨髁腫爛而不撓者
九年初持了相於萬物中現了字心不屑漸
經歲序始得平穩歸朝居奧州松嶋臨終先
七日謂徒曰某日當取滅然心無恙侍僧不
信到期齋罷坐禪床侍僧乞遺偈心元不克
書即唱曰來時明明去時明明是箇何物止
而不言後旬侍僧曰猶欠一旬望足之心應

聲喝一喝泊然而化

釋覺心姓常澄氏信州神林縣人母祈戶歲
山佛求子一夕夢佛以燈手授覺有娠焉少
小無塵累之標年十五投神官寺讀佛書十
九薙染受具于東大寺乃上高野山漆指於
三密也因而謁金剛三昧院行勇於是乎志
慕教外之旨易服親炙勇遷相之龜峯心主
紀綱又稟金剛乘於三論道得菩薩戒於深
草元遂入上都見勝林順順者入宋之望也

益深南詢之志建長之初泛舶蹈宋城直趨
雙徑禮癡絕冲萬一單於廣衆簡堂外之步
標而機語不契乃事徧遊參荆叟干道場拜
應真干天台育王之寺大梅之塔浙東靈區
足跡皆遍適值本邦同參源心者問曰我周
旋諸老之間者久矣而以吾眼之不明也暗
于知入焉雖吾之暗庶幾見人之明乎子已
熟於地矣又不有聞邪對曰我之暗猶子之
暗而我之聞寔不似子之聞也是子之所謂

熟者乎靈洞護國佛眼師我所熟聞也乃相
將至護國佛眼問曰汝名什麼對曰覺心眼
乃示以偈曰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佛如如
亘古亘今又微詰數四即受印可寶祐二年
春告別佛眼以月林語對御錄無門闕等付
之又授偈曰心即是佛佛即心心佛元同亘
古今覺悟古今心是佛不須向外別追尋又
寫照贊曰用迷子訣飛紅爐雪一喝當鋒崖
崩石裂化死蛇作活龍點黃金爲生鐵去縛

解粘抽釘拔楔更將佛祖不傳機此界作方
俱漏泄心辭而出發于明著博多乃建長六
歲也隱高野之故居明年出世于金剛三昧
院辦香供佛眼踰歲通嗣書慰答切至弘安
四年文應上皇詔居城東勝林寺至化難逃
勤老入都奏對愜旨聲振輦下然以帝里繁
喧忤于禪宴不幾潛回紀之舊院永仁三年
諸徒出衣資建壽塔于都城之西北扁庵曰
歲寒乞心瞻遊心不得已又入天邑上皇優

禮迎請咨詢禪要心雖老奏對詳精上皇益
欽歎緇素駢闐禮謁又願心之終焉此居心
亦潛歸紀州初心自宋歸海風俄起波濤怒
鼓一絃震惛心安坐不動忽月輪現檣上頃
刻風波恬如也鷲峯元多妖魅有涉竟者必
遭惑亂心居于此屢見怪異心一一降攝或
授戒法自爾魅事息心登熊野妙法山青天
忽星祥雲下覆正應四年晴空大雷隊鷲峰
之東嶂聲聞四十里諸徒恠至雷所有一顯

寶珠心乃埋珠鎮山門始心遊鷲峯樂其絕
勝營構梵宇名曰西方寺棲此四十餘歲化
被南紀詣熊野者取路隴峰必志禮謁不則
爲虛行西方之寺產業寡而往來數千指心
以寺窶頗拒之或有羸糧而至縛茅樹下時
時乞諮參者庚申歲佛眼以書寄法衣一頂
七葉圖一鋪月林體道銘并賜對段錦誨語
諄諄心又每舶使音問不缺一時寄水精數
珠眼以得報曰百八摩尼顯顯圓遼天鼻孔

一齊穿恒河沙數佛菩薩日日呼來跳一圈
其同風可占也永仁六年四月十一日示微
恙緇白省問相繼已而輕安十月十三日道
俗酬酢如常入夜神色有異諸徒怪乞辭偈
心笑曰我生平屏文墨今何特地乎徒曰師
今歛儀端坐恐告終與對曰諾乃蛻然而逝
龕留八日氣負如生茶毗得五色設利壽九
十二臘七十四分塔于都紀心堂以趙州狗
子話舉示學者或曰念起是病不續是藥或

曰一切善惡都莫思量。四來之扣請只舉單提之要。於時指蘄峯為禪窟。救謚法燈禪師。贊曰：道不在夷，復焉吾見。朝心二師，身居東鄙。名震寰宇，善哉！心之末後，向子以一鳴。蔽四句其高妙之格，所謂不經入道之者。平法燈荐承。宸衷動迴，舊隱吾謂三子者居夷德復者也矣。

釋道隆，宋國西蜀涪江人也。姓舟氏，年十三薙髮於成都大慈寺。遊學講肆，弃而理峽棹。

入浙見範無準，冲癡絕簡。北礪諸大老，皆無所契。漸屆陽山，依無明性禪師。性室中舉東山牛過窓檣，話隆聞有省。嘗聽東僧之盛稱國光及禪門之草昧，常志游化。遂以淳祐六年棄商船，著宰府。本朝寬元四年丙子也。乃入都城，寓泉涌寺。之來迎院，又杖錫赴相陽。時了心踞龜谷山，隆掛錫於席下。副元帥平時賴聞隆之來化，延居常樂寺。軍務之暇，命駕問道。平帥乃啓臣福之基趾，構大禪苑，請

隆開山說法東閩學徒奔湊佇聽一日示衆
曰參學人日用中雖復踐這一片妙湛靈明
田地然於其中不識祖翁者多若識得祖翁
我且問你契券今在何處得契券之後此一
片田地任汝操持今時人全身在裏許而不
知裏許事者病在於何蓋不了目前便有許
多萬緣萬境入汝眼內入汝耳中眼又不曾
收視耳亦不能返聽未免只隨聲色所轉無
自由分此乃非佗所障是汝自障自障者何

不會卻物只管逐他所以道却物為上逐物
為下冬日示衆曰諸兄弟究此一段大事如
三冬之內向寒爐中埋火一般常令煖氣不
斷忽然通身上下徹骨冰寒開口不得時須
假佗力雖然箇是引導之門在瀟灑衲僧分
上須是向冷颼颼中搜討清淡淡處體究挨
得路通著得眼活然後傲雪欺霜呵風詬兩
揔不由別人收也在我放也非佗未到此甲
地須是自信自修自悟始得信者信佛祖有

無傳而傳之妙修者修自家欲達未達之場
悟者悟現今迷頭認影之所此猶是大槩之
辭若據實而說做工夫時各各陡頓精神莫
隨境轉虛靈自照動靜返窮窮至無窮終有
倒斷時節居十三年遷平安城之建仁都下
緇素欽挹禪化逢開山千光忌上堂曰蜀地
雲高扶桑水快前身後身一彩兩賽昔年今
日死而不亡今日斯晨在而不在諸人還知
落處麼良久曰香風吹委花更雨新好者自

此寺衆加畏愛焉後山寬元上皇聞隆道譽召見
官中隆奏一偈曰夙緣深厚到扶桑忝至精
藍十五霜大國八宗今鼎盛建禪門廢仰賢
王上皇嚮隆之護宗之志經三歲返建長福
山寢室之後有池池側有松其樹條直一日
斜偃向室衆僧怪之隆曰僊服之人居松上
與我語我問住何處對曰山之左鶴崗也語
已不見以其人之居故松偃耳諸徒曰鶴崗
者八幡大神之祠所也恐神來此耳自此其

徒欄楯其樹名曰靈松徒廬中有流言者因
此爲甲州之行北地之胥吏氓黎幸隆之竄
謫隆亦曰我爲法跨海入此國只周旋皇畿
俟服而已不遑誘導遠陬也偶罹干讒誣而
狎干羯獠是我弘道之素也天龍豈有意於
此乎甲之居猶洛之數又還相主龜谷山六
群之徒謗吻未合再成甲行又還壽福私安
元年孟夏歸于福山秋七月示微疾至二十
四日書偈辭衆而寂闍維得五色舍利其煙

觸樹葉纍然皆綴舍利門人自遠方至者歷
數十日到萃所搜索林木乃得舍利隆有所
持鏡沒後其徒收之或夢其鏡留隆儀負告
徒乞見髮鬚似觀自在像諸徒傳者異之平
帥聞之請入府疑其掩曖令工磨治其鏡初
幽隱經一磨鮮明嚴好大悲之相皆悉備足
平帥悔謝作禮後寧一山爲記今在齋皇府
奏乞謚賜大覺禪師本朝禪師之號始干隆
也

贊曰儉約翁應嗣隆南漢詔于龍山予舊好往來無
間一日問曰大覺之行有狀乎翁曰吾師之
道徧天下人人之口處處之碑奚用區區之
狀乎予曰不然物之磨物也無若歲月金石
之堅又或消泐翁之所謂口碑者猶其幾而
已縣時邈歲口碑亦磨吾恐盛業大德之晚
進者或不耳也予之步屨於福黃薰炙翁之
仲季也猶有未委之處乎翁曰子之好古也
尚有之矣況作人乎余之前言過也作日誌

瑞龍山南禪寺也

歲時令侍僧送付予之編修焉

嗣尊

釋普寧號元菴宋國西蜀人也幼年祝髮負
笈於唯識之講肆歷數歲捨去出峽而南詢
遍歷諸老到建康之蔣山值癡絕冲上堂冲
舉覆船僧到雪峯之話寧聞之忽然認得本
來面目尋登四明之阿育王山住持無準範
陶鑄四來寧又遇上堂側聞準舉僧問古德
深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德云有如何是深
山崑崖佛法德云石頭大底小底小寧言

下如夢覺爾後每逢入室提榘無礙準被旨
上徑山寧侍往一日準語曰昔演祖請益白
雲端和尚端云近有數僧自廬山來教他說
禪也說得下語也得批判也得祖云和尚如
何端云我向伊道直是未在祖聽此語七日
忘食味方諭厥旨寧聞已無言可對只向未
在處做工夫自是入室也不下語有時準把
住曰尋常口勞舌沸如何不下語打一竹篋
寧當下打破漆桶禮拜已退徐通所悟準曰

汝徹也只是得道易守道難須默默守之
又自然感驗也自是如癡似兀而度自準書
兀菴二字遺之因以為難焉寧欲以啓蒙
於癡絕歸省於蔣山準書法語為介昔紹興
中應菴華路鍾阜大慧果據雙徑天下指一
老以為二甘露門瑞嘉之門二師道譽相配
居處偶同江湖以甘露之稱呼二老之門寧
往來徑鍾之間欲見厭聞從茲聲名籍甚靈
隱天童皆居第一座適象山靈巖虛席諸山

公舉府帖儻來軍不得辭嗣香供佛鑑鑿寄
法衣信書慰諭切當次遷常州無錫兩所住
持不失家法其在象山逢結夏示衆曰諸方
安居結制靈巖結制安居雖是一般規矩於
中大有差殊作麼生趙州東壁掛葫蘆在無
錫徑山偃溪訪及軍搥鼓上堂曰東澗水清
且此源遠流長波騰鼎沸從這裏入不知其
幾是則是只如國一禪師經過梁溪暮將泗
洲大聖鼻孔一担直得無處出氣為復歷良

為賤為復神通遊戲良又君子可入寧提唱
斬絕諸方稱之時宋地北虜橫放雖寺院輒
受虎偶本朝道舊講五峯之法義屢附商舶
時時聘招宋理宗景定二年庚申泛滄海順帆不艱
速達博多寓聖福寺即文應元年也尋至帝
都東福聖一迎接掃客位延之待遇甚渥京
師緇素奔波瞻仰副元帥平時賴聞寧道價
迂歸相陽寓止巨福山住持蘭溪隆者寧之
蔣山舊友也相見喜慰勞問副帥信嚮日煥

漸命令正位於函丈寧進十五偈力辭副帥
益堅不得已即真禪規整濟甯令積聚東方
叢社指爲法窟副帥軍勢之暇常入山問道
不幾契悟寧以偈印曰老僧初到與三拳埋
恨胸中結此冤痛恨忽消開正眼方知吾不
妄宣傳經歲學徒益盛海衆之中黨法義者
以違境撼之寧急率不羈勇退鳴鼓告衆曰
無心遊此國有心復宋國有心無心中通天
路頭活舉杖云拄杖頭邊挑日月令國勸留

堅執不允寧初赴本朝海龍現檣上捧七大
寶珠舉衆仰視嘆未曾有寧未來朝之前二
年平副帥夢一僧慈相嚴順教曰公勤參禪
覺後繪所夢像供養及見寧與夢像無少差
是以敬嚮無比逮退歸其子時宗領副帥差
部從送到西府文永二年也風帆無恙達明
州無荷省劄主務之雙林兵艱之餘院宇毀
頓厨庫索然寧分衛賑衆不久捨去漫游江
浙晚住温州江心龍翔寺至元十三年十一

月二十四日寂有嗣法大夢和尚法孫遍闍
楚寧為待讀提史端明尤煇所知木石先生
者也煇晚宋名儒觀大慧語脫然契證故與
我門諸師語意冥符宋季諸老語錄多所題
跋書寧之語尾曰叢林傑出正續真傳云
贊曰元菴周旋徑蔣之間解悟真正抱此偉
器遊化上邦我國俗渴聞甘露者久矣仰密
雲希沛注者不鮮矣故副元帥平公軍國公
務之劇早飫飲而取足而已然遇六群之猖

獫作一錫之返飛雖斯方之不幸又彼真率
之所為也昔曇摩出東迦夜歸西竺乾之良
匠猶不能無維桑之思當困阨憶家鄉又人
情之常乎嗚呼佛果住西居猶有圓悟高菴
之黨焉況澆李乎而夷險共容不涉于懷者
至人之量也庵也曷易動乎哉

釋了然號月峯京兆人也始仕進為大學博
士有名于鬻座俄拋冠幘棲心真乘適聞大
覺道譽肩錫東往謁于福山親炙者以覺稱

明徑道極官也

隆甫撰

其純精命以板首正嘉之元住相之極樂寺
今改上堂曰在耳曰聞在眼曰見一點靈光
淨妙萬化千變靜則月印寒潭動則波生水而佛
性與精魂不隔一條線諸人還鼎省麼從來
濁富不若清貧解夏曰九旬法制已圓成借
問寒山作麼生皎潔直饒同滿月更須撒手
暗中行臘八值雪曰今朝臘八好時節不見
明星惟見雪露地白牛在日前象王行處狐
蹤絕說迷說悟孰區分且喜來年蚕麥熟這

裏有人猶未惺釋迦老子若為說臨終偈曰
七十一年夜夢紛然一旦覺來有何事水在
澄潭月在天有携其語入宋地者南屏衍石
忱乳竇雲希叟著語稱讚云

釋普明號無關信州人始游講席後至慧日
機語投契又踰海依附淨慈倫斷橋歸朝居
北土弘安四年照東山退慧峯藤丞相招門
補席嗣香供聖一正應之間文應上皇在龍
山之離宮宮恠荐作嬪妃遭魅惑年少冠纓

或亦魘之朝議紛紛或曰此地妖怪自古而有非佛居不可時南京睿尊有戒行譽救摺宮闈尊率二十沙門晝夜誦密咒而妖怪不正專辭而避之或白門德望召對下宮宣以官怪又白師能居之乎門奏曰妖不勝德世書尚有之況釋氏乎釋子之居何怪之有上皇壯其言門乃挈袖子而居只禪坐而已又孔淡矣然妖怪沮上皇自是傾心宗門救為開山祖便禮門受伽梨鉢多四年冬門病東

福上皇入寺問疾門老病八十諸醫皆言者回不作上皇私念宮怪銷伏或恐禪家之通効也不必獨門之有也我見寂迹定門之德業兼探心宗之云為耳以故日夕幸寢室綺紈與壤袖相交十二月十二日書偈安祥而坐化上皇益固心禪門賜謚佛心禪師釋德儉相洲人也始其母棄鎌倉縣之路傍或叔育福山之側稍長與群兒入寺虞游木覺見之器許乃就家乞之納為弟子自此倫

輩推重又入宋地周游吳越一時名宿多所
親附歸來省覺益增智證永仁依見三年府帖領
本郡長勝寺乳香報千覺也次移東勝淨妙
禪興建仁建長依見文保元年南禪寧一山寂建
治上皇勅元帥府召儉二年冬來董山務上
皇渥禮遇其數利提唱學者傳誦據室曰正
令全提佛祖斫額抑下威光有禮有樂正且
上堂曰昨日萬物咸舊今朝萬物咸新細看
迎新送舊元來無疏無親拈起主木上座莫

拈起主
大云

有レ墮レ新舊遷變去也無下卓一千古黑剝皴萬
年一般春上堂曰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誰家
竈裏無煙向上一路千聖不然脚下地頭上
天無孔鐵鎚當面擲元來不直半文錢擲拂
子
下座元應後醍醐二年五月十九日書偈辭衆化年
七十六病中賜號佛燈國師
贊曰建長後深草正嘉同上之間此方禪語未醇矣月峯
於是時提唱可見蓋有德者必有言之謂乎
無閑也枯禪自如官怪自沮奏對之言信九

上三人質

哉約翁者其大覺之遺愛乎

元亨釋書卷第六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元亨釋書卷第七

濟北沙門 師鍊 撰

淨禪三之二

慧日山辨圓

釋辨圓字圓爾以字行姓平氏駿州藁科人
母稅氏夢舉手採明星光因而孕其後常夢
青衣之女相隨從母疑怪詣郡之父能山堯
辯法師欲決所疑先見壁間有畫像與夢女
無少異則問曰此像何神辯曰大辯才天女

也母曰妾有身而夢此天女常相隨何辨曰
胞中恐聖子乎蓋天女侍衛耳母喜而曰產
若無恙願投師不敢置塵中也至九月胎中
有聲建仁二年十月十五日日出時生金光照
室適新雪鋪庭明年冬天雪見指雪問母是
何母曰雪也兒曰我誕時有此雪五歲母蹈
先言入辯之室過十齡早學台教一日厠止
觀講席至故四諦外別立法性之句講師滯
隘兒進前解釋詞義渙然講師嘆曰是處前

哲猶病童稚機辯殆乎宿習與時年十五次
歲終三大部十八籙髮於園城寺登東大寺
戒壇又入洛都潛聽外學一日猛省曰我居
講肆雖研究大小權實徒弄沙而已乃出三
井往野刈長樂寺從榮朝問別傳之道朝者
建仁西公之上足也初西得啟虛室禪門太
戒之圖爾就而受之兼瑜伽三部之灌頂經
年而歸又能山有見西闍梨蘊密宗之秘印
見爾欣然而全付焉益臻秘奧爾游相陽寓

壽福寺住持行勇建仁之徒也爾講叔姪之
禮勇請待甚渥建仁寺本目有了心者其徒之彥也精首
楞嚴啓講於客位爾預聽屢加難問心煩解
荅爾思念今其東方學者以心為魁而淺易
如此我其誰寄哉不若入宋地自是企遠涉
之志鶴崗入幡神祠開八講席講衆以爾之
深教棄延為證義有賴憲僧正園城之義虎
也時稱三井大鏡與爾徵詰憲屈爾笑而曰
久嚮大鏡是鏡非鐵者恐瓦乎一會作色憲

顧衆曰莫訝也是智人之言又指我痕瑕也
爾看大藏四更涼燠嘉禎元年泛海十寅夕
而著宋明州界即理宗端平二年也先寓城
之景福律院聽月宗主之開遮不幾入天童
山禮癡絕冲漸達都下跨天竺寺月栢庭門
質徃具之旨栢庭證前學即授台宗相承之
圖并付自撰楞嚴楞伽圓覺金剛四經疏鈔
於時笑翁堪領淨慈石田薰主靈隱爾徃來
二開士之門適寧退耕典北山之賓與爾善

語曰：輦下諸名宿子已參遍然天下第一等
宗師只無進範耳子何不承顧眄乎依是登
徑山佛鑑一見器許未浹旬侍巾瓶晨昏參
請優柔飢厭會中皆大龍象也保寧覺即菴
掛牌開室日東山慧西巖為兩枝首爾周旋
三老而請益倫斷橋智別山一環溪敬簡翁
源靈叟圻方菴寧兀菴曇希叟之儔預辨衆
事爾咸莫逆頗受磋磨之功五峯煨餘佛鑿
坐瓦礫場轉大法輪然天下指凌霄為甘露

之正門蓋又得入之多矣敬叟簡棲飛來之
北礪望高一時爾往謁北礪曰徑山執不立
文字之柄拂你知解之塵吾猶何言乎延為
上賓佛鑿從容語曰女學海浩渺比來我竹
篔下一時乾枯侘日歸本國必於無涓滴處
橫起波瀾豎無勝幢發揮吾道須踵從上乃
祖遺芳永利未來際宋理宗祐元年四月辭佛鑿
鑑出密庵師祖法衣并自蒼頂相與之諸友
送至山下特湘絕岸欽雪巖二人眷眷來行

在仲夏發四明孟秋著博多本朝仁治二年
辛巳也居崇福承天兩寺盛倡祖道大宰府
有勝藍名觀世音寺歲首行驅儻其日捕寺
之四傍路人頭蒙鬼面身披彩服名為儻鬼
引過殿庭此夜闔府男女入寺打是鬼為驅
儻鬼甚困極國俗自古有之以故觀世音寺
四畔此日無行人他州旅客徃徃來此就捉
府之橫嶽山有湛慧明顯密多異迹適過是
境僕曰今日觀音寺驅儻也師恐遭追捕乞

從別路慧曰戒德之士豈有之哉果執慧行
鬼事初大相國藤道家為天福帝外祖德望
重當時三子皆登宰輔其第二子良實時持
鈞軸奉佛甚勤元聞慧名其徒勸慧赴藤府
訴鬼事藤相驩慧來諮詢宗教酬酢詳明宗
門顯密出入泛濫藤相大喜曰大相國大相
國延見果如藤相言大相國問曰上人師誰
得此智辯對曰我師圓爾頃者入宋得徑山
佛鑑禪師佛心宗正印見今住崇福承天兩

刹鳴直指之道相國猶稱我況我師乎大相
國乃使使招爾二月入京師大相國於光明
峯別墅延爾問道恨相知之晚也就而受禪
門大戒兼秘密灌頂後律草正嘉元年後光祿寬無上皇於
龜山宮受禪門菩薩戒留宮七日敷宣法要
上皇自持黃金扇與爾帝者之手授古來寡
儔也龜山文永九年上皇不豫勅爾侍病陪宮逾
旬十年冬天子敕藤丞相實經大相國第召
爾受禪門菩薩戒建治元年龜山文應上皇於龜

山宮談三教微昔二年後保元寶治上皇受菩薩戒
文應上皇又入宮問禪要藤相國兼經屈爾
講宗鏡錄又會性相碩帥為聽徒圍憲回心
守真理圓皆一時之英也輦下指為未曾
有勝集近衛藤相國受菩薩戒堀河源太師
詢三教大旨爾述三教要略呈之管諫議為
長出業偉才為時儒宗嘗曰三教之於凡且
也隨時陟降此土儒學不及釋之遠矣是摺
紳之耻也常奮之聞爾之粹於釋門頗志玩

衡大相國聽菅之言欲見其能為異日與爾
道話莊嚴藏院諫議來謁大相國為地也寒
温已大相國曰菅公本朝大儒常銜釋歷儒
今兩雄相遇輸贏可占耳爾曰承聞菅公從
事儒術是不諫議色莊而曰然爾曰我法之
中佛佛授手祖祖相傳不因師授為虛設焉
以故某自世尊五十五世達磨以來二十七
葉強弩之窮矢雖不穿曾縞猶以系受稱釋
子以釋例儒恐亦當然不知公於孔子幾世

乎諫議籍曰而退謂人曰我欲與爾師角道
義彼以世系為言也而我已陷重圍中耳爾
赴相州館龜谷山副元帥平時賴延府裏受
禪門菩薩戒平帥問曰今諸方說法各別或
曰妄心緣起而有生滅真心不動不生不滅
或曰大疑下有大悟或曰學者須看念起謂
之回光返照未審那箇親那箇疏對曰這裏
何所在說疏說親帥曰豈無方便爾曰說似
一物即不中帥領之而已又乞衣曰願莫忘

弟子之外護文應元年寧元菴入朝平帥於
菴有所得寄書於爾曰弟子見元菴始知師
之鉗錘妙密也延曆寺座主大僧正慈源時
時問顯察奧秘睿山靜明聞爾善台教諮四
種三昧兼探別傳之旨爾之剖析皆明之所
未聞也明登聽爾曰子未精教觀況我佛祖
單傳之正宗豈義學之所跋及哉明伏膺甚
自此來徃無間作時至論相絕二待爾示以
宗門閨揆明疑情頓釋起而作禮垂淚曰若

不來見和尚安得窺佛祖玄樞從今世世願
不失針芥相宗之尤者良遍稟爾解銓撰真
心要訣三卷就氣跋語二論之首回心問二
諦之義以爾答爲準初宋淳祐辛巳三月一
日五鼓佛鑿召圻爾二侍者燒香而語曰今
夜廣澤龍王徑山土地告汝等二人化導時至龍
王定不食言矣圻女近日必有車使不得拒
辭爾女早歸本土提唱祖道便授親書宗派
圖曰是爲傳法之信其圖畫世尊拈花像於

上左右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其下南嶽以降
迄無準五十四世不括橫枝的的繫列系其
終署曰久能爾禪師并付法衣竹杖翌日方
菴果得定慧之請是以山中諸友固爾之本
邦化行又嘆神龍之不徒也爾泛海風浪蕩
漾漂泛洋中發五月朔至六月晦著高麗國
耽沒羅阿私山下近岸猛風俄起共發者三
船二船已沒爾所乘舡忽有一女人怪之爾
問曰宋舶元無婦人自何來女曰我是八幡

大菩薩也擁護師耳言已即隱故無敗佛鑑
臨別自書救賜萬年崇福禪寺八大字囑而
曰女取初住院以是為額爾受已白言佗時
若庇身茆廬或揭崇福名救賜二字豈我之
有哉鑒曰女氣宇必為王公欽崇女只將去
不得避遜也爾携而歸先是湛慧就橫嶽山
建精舍聞爾歸即白來請入院開堂仍以佛
鑒所囑崇福為寺號至此合徑山神龍之言
也爾通嗣書於雙徑佛鑒答書略曰嘗聞日

本教律甚盛而禪宗未振今長老既能堅立
此宗當一一依從上佛祖法式又錄到上堂
語要甚愜老懷肥州有榮尊者與爾跨海游
宋地尊三歲而歸領水上山寺及爾還改禪
林請爾開山自居板頭仁治三年秋謝國明
於博多東偏創承天寺與爾領之佛鑒聞新
寺事書承天禪寺及諸堂額諸牌等大字寄
之佛鑑書法妙絕故有此送宰府有智山寺
者西州之大講肆也嫉爾之禪化欲毀承天

新寺執事者聞于朝寬元元年敕賜承天崇
福二刹為官寺而息有智山之濫寇爾乃高
揭佛鑑所書敕賜大字又協鑒之遠識也爾
已入京大相國鄉於城東創大伽藍宏構鉅
材為都下之冠嘗曰我亞洪基於東大取盛
業於興福故名東福寺俗呼新大佛未成先
署爾住持立為禪刹寬元四年大相國以東
福洪營晚成先立普門寺開堂令爾居建長
七年東福開堂正嘉元年平副帥再招爾入

相白皇子征夷大將軍領洛之建仁二年權
之建仁火後諸堂索然爾復佛殿雲堂函丈
舊觀文永八年總州別駕源氏建實相寺參
州延爾為第一祖初大相國迎爾問法崇禮
優異親書聖一和尚四字授之于時國政自
吾出故與此号蓋擬唐代宗賜徑山法欽國
一之例也夫人准后本朝貴婦人賜准后号
蓋位比皇后之佳稱也
亦聞法要自稱女弟子后是我元二年秋遷長樂
并故里觀省本師及母氏大相國老備中刺

史行範為宿衛夫人脫羅綺珎服充母之貺
至長樂禮本師榮朝朝拒而不受曰公已傳
龍淵正派我豈堪拜哉只喜長壽再得相見
龜谷山榮西創之禪規未全爾之重入相陽
平副帥命行叢矩於是住持處偏室爾南面
而行事鐘鼓魚板一時改響蓋以爾之遍歷
臨安諸刹諳熟儀法也文永六年敕領東大
寺幹事左深草正嘉始有是授辭不受至此朝昔
嚴切而不得已東大之幹以周州充其費州

務贍饒庸緇管之視利息功故撰名宿當此
任亦國法也以爾之道望朝廷強授及至尊
勝天玉法成等寺化皆德廣所覃也弘安三
年春示微疾入夏重移常樂庵文應上皇遣
官醫眎病圓明^{一余}相入山問疾輒經信宿秋
少老衆皆喜爾曰霜葉暫休寒豈久之乎十
月朔鳴法鼓集衆於庵祝聖畢宣出世始卒
詞激切終召大衆曰卻後十五日望^本寺
法堂寶華王座上說未後向入大涅槃便下

座十四日晚命侍僧昇歸寺俊顯等曰和尚
老病瘡羸舉動風冷恐不便身相議而不許
望且兩序者舊詣菴問訊爾曰我今朝欲於
法堂入涅槃而俊顯等不聽公等願與我歸
寺板首以下同顯議至暮普門慧曉爾性三
弟子乞灌頂授之十六日曰灑掃房宇晚間
客來黃昏果越後之無傳至爾之徒住院者
也聽爾病馳省爾披安陀會而坐傳燒香作
禮爾曰寂後相見致九拜傳還位爾曰相別

二十年與傳曰十九年耳爾微笑曰子未知
滿數也又曰我去望還本寺法堂欲唱涅槃
諸徒不可以到于今也與子相見且幸矣然
我不出今夜而已又馳使圓明丞相告辭久
之又曰今幾時侍僧曰鄉雞唱爾乃上禪倚
諸徒乞遺偈便書曰利生方便七十九年欲
知端的佛祖不傳投筆而逝窆壙之後林竹
變白桐樹自枯爾心豁如而性諧調雖沙彌
童行相爾汝可見悲接之一端矣當其演唱

嚴毅不可犯宏辯無礙性相講師來探別傳
爾先詰其所業彼早屈爾曰子未季教乘豈
堪聞直指乎以故伏人者多而禪化成不然
講徒蠹蛀殆乎不建焉嘗舉倡理致機關向
上三宗旨故臨亡夜為無傳語之其道契大
相國之深矣故其嗣圓明丞相又如父焉其
疾病時丞相自作告文禱光明峯廟延爾命
其契密如此秋初病少愈者丞相之懇誠乎
文曆初高麗國王聽爾道與附貢舡齋書幣

求法語爾書宗教之大旨以答之爾商船來
往必信於雙徑佛鑑慰荅審切其在徑山雖
居待位佛鑒不稱待者只呼爾老徑山後火
佛鑒作疏索援爾白圓明丞相通巨材珍貨
寶治之初承天寺火爾之鎮西國明驩爾來
一日中建十八宇凡檀信嚮應類之正和始
賜謚國師國師之號始于爾矣
贊曰余昔陪
文應上皇御几上堆巨編跪而閱之宗鏡錄

全篇也其終有

寬元帝寶墨曰朕得爾師之此錄見性已了
宸奎爛然時余尚幼以為慧田之於帝者
也拳拳矣逮修此書見其侍病之事益欽
眷翰之不謾矣建以之間西公導黃龍之
派只監觴而已建長之中隆師諭唱東壤尚
薄于帝鄉慧日道協君相化洽畿疆藥外
侮而立正宗整教綱而提禪綱蓋得祖道之
時者乎

論曰或言爾師辭佛鑑贖付大明錄曰宗門
大事備此書子歸本土以是爲準爾携而歸
故平副帥屢聞于爾今此書不叙此事恐遺
漏與曰是傳者之妄也蓋爾師歸時將來經
籍數千卷見今普門之書庫內外之書充棟
焉其中有佛法大明錄二十篇是以世人託
言耳予見其書謬妄之甚不可言矣故我通
衡之中掇其尤者非之凡數十條又夫佛鑒
老人揚岐中興正眼洞明寧有斯言乎只其

爾師屢閱群書其間或采大明之相似處資
談柄耳後學不委輒加佛鑑付授之言也今
我舉通衡之一二學者擇焉

入理章曰有真空有頑空空劫以前無相有
覺虛明寂照爲天地之宗此真空也衡曰夫
一大劫有成住壞空四事空劫者四之一也
空劫之稱於是立焉蓋我教之中世界成壞
循環無端前劫之末後劫之初也後劫之終
次劫之始也是以前亦末也終亦始也指定

何時為空劫以前乎只其外境之內有混沌
未分天地未闢等語吾門諸師取語於彼儲
義於此寓言假談之類元無定制圭堂立空
劫以前為真空者豈迷是而發言乎夫我門
指一念未生時或曰空劫以前或曰威音那
畔堂若取之又大惑也蓋真空者如來藏之
稱也故楞嚴曰如來藏中性覺真空性空真
覺堂分頑空真空者善然指空劫以前而為
真空者非也堂以謂空劫以前冥漠無相足

以名真空也殊不知真空者萬像森列不相
妨碍不帝空劫成住壞劫常恒不變乃至眾
生日用現行皆是真空裏頭之事也唯其不
能無不知二字耳堂之言也碎疾甚矣工夫
上曰自狗子話入如覺帖恬寧順便可以歸
乎止觀又曰自狗子以歸乎止觀乃至行持
自有序要須節節高去衡曰吾笑圭堂之言
禪不知禪矣夫吾門狗子話幾級何階乎有
何階級高止觀而果狗諾哉蓋堂未委止觀

乎我以其言視焉堂自曰初不知有止觀之法後讀文粹得之於何發言之淺略哉堂不學言教只見文粹所載之言寧能盡止觀乎以之而言堂昏於止觀必矣尚未知止觀何其言階級於狗話哉夫止觀者智者之資以見其行門者也精緻妙密實可稱焉然與我鐵橛子之狗話不相似乎何也彼止觀各折三焉所謂三止三觀也是即精妙之謂也可以為教門觀修之至要如狗子話何所析焉

乎何所觀焉乎請審析之焉觀之焉若可析可觀者即非狗子話矣非鐵橛子矣又非教外之謂矣若夫台宗之者不窺吾藩籬只崇自宗而發斯言我猶怒焉堂已言大明吾宗於世而昧於斯事筆削何哉或言子之書引天台止觀圭峯修證儀為言也子何痛搥提乎曰彼止觀修證之言者行相及治病之相也凡諸三摩提皆一例也若夫提撕之一事吾猶分諸家之涇渭况所得之鴻溝乎雜記

曰楞嚴有大佛二字廣大洞明若此而後之
宗師但言諸佛何哉故是書言真空寂照空
劫無相最始之佛則稱大佛銜曰圭堂以前
處處稱大佛事至此證成焉烏乎惜哉宋地
諸師不辨此書乎若聽其橫行魔黨益熾然
則此書間有可采皆魔說也予檢楞嚴經之
大佛者第九卷曰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
邪慮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懸澗澄其精
思貪求契合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

口說經法其人實不覺知魔者乃至口中好
言佛有大小某佛先佛某佛後佛其中亦有
真佛假佛男佛女佛菩薩亦然其人見故洗
滌本心易入邪悟此名魅鬼年老成魔乃至
迷惑不知墮無間獄是堂之立為大佛之文
也烏乎堂何見經疏闊乎此大小真假男女
佛者修行之者遭魔魅之語也未代學者恐
逢此惑故如來深悲楞嚴會場欲罷法座迴
紫金山再告大衆說五陰魔事凡五十條堂

不見經已見到此豈不辨魔境邪何其立以
為大佛惑後學乎蓋堂之書欲立次位設階
級件件昇騰故構大佛之言然無修多羅證
文見至楞嚴纔得數句欲為自證不辨真偽
不考法義惟文惟規取為證實耳夫取經文
不容易也正宗正說之中猶有真假二法者
吾佛之微旨所謂其義深遠其語巧妙也况
大小佛之言如來已為魔事為阿難及未來
學佛之警式堂取之為證何乎又不知已自

墮昏坑還難諸師曰後之宗師但言諸佛何
哉是立大佛之定實之言也豈所謂迷而不
反者與又堂之大佛之義猶如大自在天生
世間及一切有情之計殊不知一切有情纔
歸真覺也無大小也無真假况男女哉至此
同一佛也誰為天孰為小乎若有小大非真
佛也非大覺也堂強立一物置空劫前為寂
始尊是一計也寧不屬外道乎功行章曰如
真空一卷何嘗有二乘鄙俚之語自古迄今

學者惟習聞二乘境界久矣。今須一振耳目之濡可也。自註曰：正法眼藏之書方是二乘境界七百年來方發明。二乘事此書大用卷尚未離二乘氣習。衡曰：予讀此書初怪笑至此大懼。圭堂之狂妄至於此也。彼堂何爲者乎？著書發明何事哉？自謂見佛果語有所得而指大慧正法眼藏爲二乘境界何乎？佛果之於妙喜也無遺漏矣。其正法眼藏者上憲章從上諸祖中露自證下垂後世范摸耳故。

字之曰正法眼藏堂。斥爲二乘者佛果亦是二乘境界也。欲高我書而不知卑其所謂師者乎？我恐受糟粕者尚未幾於二乘哉。然造言曰：七百年來方發明者乘事其七百年者指普通而言也。我愍堂之三寸耐幾許犁拔乎？嗚呼堂之稱發明者禪門之旨也。而指祖師西來七百年諸師爲二乘堂從何而聞禪乎？恐非達磨之所傳與七百年二乘事之言何憑據乎？吾法佛佛授手祖祖相傳不知前

言自誰而得乎堂已言得於圓悟語是無師承之歟也是以狂妄臆度品藻吾宗世少正見者矣此書繡粹流傳者皆吾門之罪人也度人章揔明四句曰第一二句權法也小乘也第三四句實法也大乘也便言而曰五家宗派瀉仰獨未幾而無後迄今天下疑其故蓋瀉仰之大機圓相每以後二句為重則初學如之何承當哉此其所以未幾而遽絕際際無從獨能以前二句為急耳如便捧便喝

奪人奪境至臨遷化猶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終始惟急於前二句學者之見効也速自以為盡其骨髓矣而後二句事則未與之知夫是以一宗直天下而後盛衡曰嗚呼鄉之笑懼至此團為大愆傷此等之儔世幾乎痛哉狂愚之如是膠固也夫以臨濟為小乘邊事而不知大乘亦以其宗派繁衍為巴人下里天下和夕以為仰早浪為陽春白雪唱高和寡者皆無擇法眼之為也昔

吾鼻祖有言我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故
逾海得得來如堂之言臨際一宗說小乘事
天下尤盛者臨濟也達磨何錯見而徒來哉
吾亦思弊魔化堂附吾法而作此語欲毀壞
乎不然何如是甚矣哉堂之所謂甚深之法
皆早亡滅淺易之宗長垂萬世豈如來之意
而護法諸夫受教之謂乎堂以謂臨濟之人
境奪瞎驢滅等語皆遮掃之句也可憐堂之
昧於吾宗乎醍醐上味卻為毒藥者堂之謂

乎夫宗教之傳遠也其又有說矣世俗之起
家者必有勤苦而後其胃繁矣我佛門雖出
世之道而流化之迹不得不然矣是以吾法
福智相資雙行耳其福或亦為悲悲福一事
而兩用也蓋我道之為智也得悲益成故有
悲而後智明有智而後悲通二者相合所以
吾道流衍也三出大士修福起悲也所以滋
智也古來諸祖孰欠二事其間殊特者為稱
耳是以臨濟獨受茲稱焉昔百丈再參馬祖

遭一鳴三日耳聾是臨濟宗之兆乎大雄接
黃檗瀉山二子雖同稟黃檗獨有吐舌之作
矣臨濟得六十烏藤為破夏之歸省是瀉仰
父子及諸家之所無也四海百世所以臨濟
之布護者不其然乎而偽仰父子當其契證
之時非有子遺矣只其誣養不密耳是所以
數世而絕也譬富家子受財於父其分者同
矣只其珍藏護惜者饗無窮之利散漫放縱
者不父而資竭是瀉仰臨濟之異也而其護

惜者非慳悛之謂也散放者非分施之謂也
豈堂之所謂前後大小之謂乎昔禹稷契立
舜朝當時賢聖之質未見優劣也及其遺胤
建國夏商不如周長者稷播百穀之勤効也
臨濟之後又有揚岐黃龍二派黃龍一時之
昌也揚岐似不逮矣數世之後黃龍寢微而
揚岐益盛者何其主金穀之所覃也堂之暗
識漫言法崇庫不足取矣或曰禹鑿九河建
九洲其功非契之比然復曆短於殷何哉子

之勤劬之談有戾乎曰禹躬受功報登極位
故短於商矣禹若不自有而貽後嗣其系授
之遠非姬周之比矣而禹以人臣一旦陟大
寶而且四百載血食者豈非過家門而不入
竭力溝洫之大功大勞哉我博見三世佛記
其正像末法者不過壽命之二三倍獲而已
唯我能仁氏正像二法逾壽者十數倍若其
末法者及來世六萬歲時矣比其命不啻千
萬倍焉是我牟尼老子奚受福之長久哉蓋

三世諸佛因修六度各有所長特吾世尊精
進苦修餘佛之所不及也其事見悲華矣法
華亦曰三千大千世界無有如芥子許非是
捨身命處是末法被六萬歲時之故也三世
諸佛平等一智其間不容差降只其悲福不
能無別又是因地之願修也故吾言流化之
還適者悲福也凡為法檀度者知悲福之所
因不有寂後斷佛種之患矣吾因徵主堂汎
論此事以諗後學或曰楞伽有四等子悲福

之論恐不合也。曰不也。今之談者化迹也不
言四等矣。又堂以道書並吾法而言其錯多
矣。吾通衡中彈擊不寡。文繁不錄。庶幾君子
深指於此焉。

元亨釋書卷第七

予奏釋書或曰。子以圭堂楞嚴大佛事載
書有諸曰。余曰。子論與堂乖矣。曰。何曰堂
之謂大佛者。非第九卷云者也。題首之二

字耳。曰。初予疑恐是乎。又思堂雖淺易。豈
其然乎。而今又有斯言焉。不得不辨矣。夫
題首二字不可破。句二字為句也。蓋密部
有諸尊佛頂其一也。其佛頂都有二十略
有五。謂輪蓋光高勝也。大字優稱也。施諸
佛頂。今首楞嚴咒者。光聚佛頂也。故於經
題云大佛頂。其言於灌頂部錄出者是也。
堂豈不知之。而破句取大佛二字乎。然單
見寡聞。世不鮮。故贅于此矣。

元身釋書卷第八

淨禪三之三

濟北沙門

師鍊

撰

宋國祖元

宋正念

宋子曇

宋一寧

三聖寺湛照

禪興寺道海

圓覺寺昭元

東福寺慧曉

東福寺順空

南禪寺祖圓

釋祖元宋國慶元府人姓許氏高曾皆衣冠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母陳氏夢一沙門抱嬰兒與之乃娘母思煩苛欲壞胎一夕又夢白衣婦人告曰汝所孕者佳丈夫也好自保育其詞懇至母雖夢中而左右侍女又聞此言寶慶二年本朝嘉祿二歲三月十八日生時白光照室至于試周之日俗迎見產暮日行試業猶如本朝三歲試問父母列儒釋墳籍及百玩好作具見兒自為見微笑而取佛書甫六七歲就家塾記聞應酬穎脫群兒性沉重偉雄雖兄弟婢妾不敢狎弄食遭葷羶必避之

或見屠宰切于已十三喪父乃勵志投杭之南屏山禮堂頭北磻簡薙髮當年受具十四趨雙徑拜佛鑒鑑一見許參堂迨于十七捨不出雲堂提撕狗子話一夜四更聞首座寮板忽爾啟蒙便作偈曰一搥打破精靈窟突出那吒鐵面皮兩車如輦口如啞等閑觸著火皇飛呈于鑒鑒更舉香巖擊竹頌徵之元陸應對鑒遷化下凌霄謁月石溪於靈隱聞偃溪於玉几後寓飛來時愚虛堂棲就鷲峯菴

无常往來一日堂示禪海波瀾无湏滓然適
石帆石林橫川三名袖之天台堂以偈送之
有相送當門有脩竹為君葉葉起清風之句
无入來堂舉示无无曰和尚此頌只是閑語
中間無此子巴鼻堂抬起頌子曰這箇漸无
欲進語堂劈面一揮无自是得句語三昧觀
物初主夫慈无與觀有世系又兄事南山思
講舊義往而依之發意持淨者二載江湖高
其趣操一時躡井樓打水牽動轆轤忽然得

無礙樓用於是乎向佛鑑所示狗子無佛性
話及香版擊竹頌又無餘蘊矣始識得佛鑒
妙手之深密時年三十六翌年里人萍鄉宰
羅季莊以東湖白雲菴延无无編蒲而居經
七歲母亡歸靈隱寧退耕席下居第二座木
傳賈似道聞无道譽割千台之真如開堂演
法爇香酬佛鑒之法乳居七歲北虜兵戈系
擾寺刹乃潛過温之鴈蕩丙子之歲兵壓温
境舉眾逃竄无獨兀坐堂裏虜酋將加刃頸

无不動述一偈曰乾坤無地阜孤筇喜得人
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劍電光影裏斬春
風群虜感悔作禮而去明年復四明天童十
環溪請歸第一座己卯之年吾建長虛席副
元帥平時茶具疏幣航海聘名宿明牧以元
充選招環溪授佛鑿法衣元拈起曰師兄世
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咄過在汝殃及我乃
披衣五月離太白六月著太宰府乃弘安二
年也八月到相陽平帥執弟子禮邀入福山

待遇日渥五年冬圓覺寺成命元為開山弟
一袒開堂之日群鹿臨筵元為吉徵即名山
以瑞鹿示眾曰參禪須是打併胸中淨潔去
卻情識中所重單單只將自己參取自己如
何參取自己既是自己因甚參自己蓋緣你
被知見解會日夜差排日夜纏縛不能得解
脫不能得出頭此是第一種牢獄你若去得
許多知見解會空蕩蕩處參虛豁豁處行不
是大徹大悟也是一箇無依倚衲子只者無

依倚處是諸佛放身捨命處又曰奉勸兄弟
若已得此子柄欄入手者於祖師公案言教
中透教淨潔主賓回互處先用後照處權實
相待處敲唱俱行處須是玲瓏八面始得既
得玲瓏八面了須是一時打疊教淨盡始得
若不如如此墮在毒海正旦上堂曰新頒鳳曆
下堯庭山嶽齊呼萬歲聲主丈不知見甚麼
也來趁隊賀新正卻道我雖栗栗枳枳稜稜
層層要與你東拄西拄橫撐豎撐撐拄拄

跳出窮坑五湖煙浪裏別有好商量元偈句
俊偉有作者之風其鎖口訣句法步驟似寶
鏡三昧近世諸老此作鮮矣其詞曰諸佛妙
門列祖的旨繼繼繩繩貴在密契尺圍鑰合
綱紐沉細懸密無縫隱括幽秘遠兮非遙近
兮非邇錯無所遺舉無不備橫亘十方豎窮
三際理外無事事外無理具一切相合一切
義啓無所開闔無所閉出無所從入無所詣
二兮非一兮非二用則雙用置則雙置隨

處即宗如身影爾出世尊拈花達磨分髓曹溪
南嶽百丈臨際楊岐白雲圓悟妙喜洎至應
菴五十一世或開或遮或權或體或順或逆
或淨或穢或明或暗或行異類激揚鏗鏘波
流嶽逝如師子筋如象主鼻如天鼓聲如鴉
鳥尾百千機緣河沙妙偈出沒卷舒三昧游
戲深慈痛悲布無緣施絕見絕聞絕情絕謂
曰放曰収控惡馬轡曰錯曰綜奪魔王幟箭
擲空鳴風行塵起龍蛇天淵迷悟金屎不入

此宗徒勞擬議禮應菴塔偈曰悞入桃源深
處路灼然流水隔天涯一聲雞唱千年後老
卻劉郎幾度花冷泉聽猿曰萬里吳江萬里
天盡將客恨送歸舸一聲分作三聲了誰在
巴山暮雨前禮密菴塔曰謾說砂盆重似山
不施三拜也應難黃金不鑄黃金像松竹相
爭夜夜寒與老母守歲曰風攪長林雪滿牀
寒藤無葉倚空桑誰知戶破家殘處添得黃
梁客夢長題虎面曰獨坐枯木崑一嘯風梢

悄衆生界未空我心終不飽元謂徒曰我初
不欲來此土而有此子因緣故至焉我在宋
禪定中嘗見神人峨冠偉服手執圭見挺特
告曰願和尚降我國如是者數矣我不省何
事然每神人至先一金龍來入袖中亦有群
鴿子或青白之者或飛啄之態或上予膝上
亦不測由及入此國一時有人語曰當境有
明神曰八幡大菩薩威靈甚新師已棲斯界
盍詣祠燒香一遭予因此至八幡宮視殿梁

上有數箇木鴿子問之對者曰此神之使鳥
耳故偶焉予即知定中之峨冠此神也老僧
到此不偶然耳汝等造老僧陋質膝上安鴿
子及金龍以應往年之讖又曰吾又夢先師
說法徑山法堂上我俱衆預聽忽座前西北
隅蠟燭爆火落拜席東南角其光甚熾照耀
四方老僧夢中成一頌曰百丈當年捲起時
今朝欻地自騰輝火星迸出新羅外不在東
風著意吹覺後無所測及來此國大守一日

寄與達磨像老僧讀其贊先師手澤也末句
曰不在東風著意吹初省先夢耳四年春正
月平帥來謁元采筆書呈帥曰莫煩惱帥曰
莫煩惱何事元曰春夏之間博多擾騷而一
風纔起萬艦掃蕩願公不為慮也果海虜百
萬寇鎮西風浪俄來一時破沒初元在鴈山
定中觀音大士現形曰我將舡來取汝乃示
日月二字元起詣像前卜籤亦得日月二字
此日執香作鎖口訣執筆而成文不加點就

床宴息有一人語曰百萬虜寇天兵助順豈
不勝耶元夢中問曰何為有此語對曰作日
自見元覺後把筆於鎖口訣中加八字曰箭
擲空鳴風行塵起先三年平帥携縑紙乞法
語元書鎖口訣預識帥不委也寇平後帥問
曰海寇風蕩和尚自何先知乎元笑曰更過
兩年說與大守然又鎖口訣中已寫呈了後
三年平帥卒九年八月元語首座照無象曰
吾有一事辨在季秋照曰何事元笑而不答

月宋示疾九月三日親書遺書別太守及諸
方亡慮數通晚以偈示衆曰諸佛凡夫同是
幻若求實相眼中埃老僧舍利包天地莫向
空山撥冷灰亥時更衣端坐索筆書曰來亦
不前去亦不後百億毛頭師子現百億毛頭
師子吼置筆而逝年六十一臘四十九元兒
俊麗顧盼可法平居不卸衣而又一被上綴
伽梨供夜分其精進類此謚佛光禪師
贊曰昔白里奚在虞虞亡入秦秦興用與不

用之異也佛光生衰宋狼狽之時其道不振
矣所據只邊疆蕞爾之刹又或放于人矣平
帥居相文之位藩翰吾道是以厚聘珍幣非
二三殺皮之比也於是乎高踞上藍盛倡真
宗見風濤之幾兆論康平於元戎嗚呼二國
之興亡者用舍之一翁乎

釋正念宋國永嘉郡人也自號大休初參光
東谷聞谷舉張拙秀才問長沙百千諸佛但
聞其名未審居何國土話有省述偈呈谷曰

右軍王羲之草聖寂為奇淡書千佛榜濃寫
四賢詩後謁月石谿溪間達磨葬熊耳因其
隻履西歸對曰眼觀東南意在西北溪打一
拂子念當下知解永釋咸淳六年復乘商船
入此土文永六歲也至相陽建長隆蘭溪待
以高賓副元帥平時宗鄉道望命主禪興精
藍燒香證石溪之法乳次移建長壽福圓覺
上堂曰禪禪無聲無臭非方非圓遠在河沙
國近則口皮邊不可口授只要心傳翻憶昔

通年遠事祖師元不離西天福山提綱曰無
心應物風行水上自成文匪念應機箭在的
中非爾力而況寒巖枯木迫絕餘息報緣虛
幻豈可強為蓋以時緣逼迫直得迴避無門
是知祖祖傳心燈燈續焰佛法平等了無高
下譬如春入化機萬卉千葩高低向背各各
不同隨見取舍互有得失然衲僧家或卷或
舒或出或沒自知時節不落情量諸聖著眼
不及魔外擬心即老雖然新長老到這裏只

得鐵作面皮大開笑口且道笑箇甚麼良久
云堪笑白雲無定度被風吹去又吹來示衆
曰從上諸大宗匠開甘露門垂赤機語截鐵
斬釘除疑破執如盤走明珠不在中邊擊塗
毒鼓遠近俱喪所以道宗乘一唱三藏絕詮
機輪轉處作者猶迷此吾宗本分事非權立
漸坎階梯也蓋緣此方緇白素尚教理十常
八九於達磨直指之道未深信受間有人此
宗根本不明沼襲過謬多生異見拗謂教門

有所據宗門無所依遂乃廣尋文義意識分
別如水中捉月鏡裏求形卻將諸祖覲面提
持起情離見底機要隨語生解穿鑿理路迥
相印證更有一等執平實無事擬心待悟者
况諸聖大解脫門唯過量人乃能徹證要須
玄路絕聖量盡如冲天丹鳳翱翔碧漢出海
鯨龍興騰雲雨若不爾者皆依他作解記問
傳習認目前光影隨逐聲色隨斷常坑壑互
入邪途念住禪興夢觀音木士告曰逢強則

止念覺莫測後十年由建長移龜谷仰見額
有金剛字始明聖識則鑿西南一巖初壽塔
刻補陀像酬指方正應二年冬寢病于鹿阜
十一月益革遷正觀寺二十九日集眾入室
晦執筆書曰拈起須彌槌擊碎虚空鼓藏身
沒影跡日輪正當午放筆而化茶毗得舍利
諸徒収龜谷塔謚佛源禪師

釋子雲宋之白州人徧游叢社普參名宿適
於石帆術公處止奔馳文永之間觀光上邦

慧峯之爾福山之隆闢尚軒以待之經數祀
而歸正安元年與寧一山同舟重來平副帥
貞時待以師禮迎居圓覺大伽藍叢規嚴肅
衲子勇奮移董建長德治元年十一月二十
八日滅謚大通禪師

釋一寧號一山宋之白州胡氏之子也幼投
郡之鴻福寺融無等席下不久去聽律于應
真學台于延慶已而嫌義學上天童質疑堂
頭敬簡翁又依鄮之珍藏叟珍移而愷東叟

一

子之

永仁六年

來及照寂窻彌頑極互相移來寧奉事四師而欽彌之好開誘一日從容酬酢至我無一法與人修爾投契又謁環溪橫川諸耆宿益深造詣輩比元革宋闡法祖印寺香供識頑極也居十歲移補陀山永仁六年我商船達明境初辛巳之復元國樓船偵我西鄙神靈戮力風波破蕩元主秦心不止奇謀百計以我鄉浮屠諭寧藩撫寧逼不得已駕舶著大宰府正安元年也副元帥平貞時激怒編管

耳州或稱寧道譽副帥元重祖道此冬延主自福之席尋移圓覺淨智正和二年復圓規菴化龍山初建治太上皇聞寧德望屢欲召見於是敕元帥府促寧赴上都秋入寺上皇幸山問道眷遇隆渥其住寶陀指山門曰海濤澎湃鐘鼓鏗鏘莫是入理之門麼提綱曰一向恁麼去煙水連天一向與麼來塵埃滿面直得去來不以象動靜不以心猶是普請邊事未出常情山僧昨日十字街頭高提

豆列三

禪師心印世出世間萬法一印印定直是法
法無恙多ク今朝白花巖前敷揚古佛家風從聞
思修入三摩地盡底揭翻便見頭頭不昧一
十二面鼻直眼橫三十二身東倒西插與麼
會得皇恩佛息一時報畢良又天人群生類
皆承此恩力再住福山謝兩序耆舊曰普化
成褫臨濟珍重下去揚此輔佐慈明時出春
語是皆砒砒之質豈為瑚璉之材福山者裏
龙ニホリニハ眄則水清玉潔右顧則虎驟龍馳機鋒閃

星電號令鼓風雷山僧贏得放憨癡閑看峯
雲自去來ス雖然莫便是福山為人處良又麼
妙舞莫誇迴雪手三臺須是大家催花文保元
年十月寢疾上皇時時問候二十五日上表
告辭又書偈別衆曰橫行一世佛祖吞氣箭
已離絃虛空落地奄然化年七十一上皇幸
寢室嗟慟便キ藤宸奎贈國師之號
贊曰念也悟解純真雲也號令嚴毅寧也波
瀾浩澣三師者宗地之彥而此方之英又吾

道之所因也矣
釋湛照號東山備之中州人浮遊講肆聞業
由之熾化更衣謁之日許入室弘安二年日
歸寂願命領東福照避干諸徒四年藤丞相
以日之託懇請照不得已為第二世然勇退
纔圓法歲而已照鄉開三聖之禪死乃移焉
正應帝詔入宮問道照權萬壽帝賜寺產四
年秋八月八盜伺籌室委順而化闍維叔骨
第七之朝其徒有之分骨者開函舍利粲然

不可數也初念大休訃至或曰大休火浴流
舍利奇哉照曰然我又佗時費子之奇哉一
詞耳至此世欽照之先知焉塔千圓通寺賜
謚寶覺禪師

釋道海號桑田播州人初習教部屬蘭溪之
煽化改服而謁依附者久已而應出相之東
勝中間或隱或顯又起董淨智禪興大都懶
干領眾動即舍去晚屏居龜山菴延慶二年
正月八日滅茶毗得舍利百餘粒大如菽者

數顯小者如粟諸徒塔福山西來菴側
 釋昭无辨無為洛城人也早搥衣於聖一之
 室又優游大覺佛光之門初瑞出筑之承天
 辨香記初友也繼移都之三聖東福相之瑞
 鹿應長元年春仲因病辭圓覺寓寶滿寺五
 月十六日書褐化闍維收骨灰中舍利數粒
 諸徒驚嘆其中確誠者曰諸方舍利取侮者
 有諸況此小數恐例浮矯不可聞也後數日
 分骨於城之塔所揭蓋五色燦爛著骨片猶

濕粟黏器諸孤相顧嘆異至此不得匿也初
 拾骨時諸徒取之者數十人皆各襲藏於是
 乎啓緘亦咸作舍利或全骨如琉璃者有之
 其上皆黏舍利或數寸半骨半珠短長片骨
 逢形為玉又綴舍利皆能分散增益无之徒
 慧泉蘊骨及諸徒開見泉亦披之無舍利諸
 徒笑曰子之矯傲也我師身後尚有意乎泉
 大愧即對骨燒香禮懺經數日為舍利府屬
 婦人有惡死者聞元之舍利感異欲見之然

卷八
 十一

拘忌諱未果也屢稔傳聞自耻癡惑乃今比
丘善果取來梁捧至骨片鮮瑩婦人生難遭
思親手把玩掌中忽落一二兩顆舍利婦人起
立作禮悔見之晚矣鹿峯門側有老嫗就无
徒得一粒剗蓮實盛之聽分增之事思念我
舍利亦益乎便開見蓮殼圻裂為數十粒相
陽管内傳為奇事

贊曰舍利者孔老之書無聞唯浮屠氏而已
講徒寡而禪者多矣我國上古希而今世滋

矣我聞舍利者戒定慧之所薰也宜乎孔老
氏之無之乎而講寡禪多古希而今滋何乎近
世舍利或有竊議者二師余之所親見而不
容偽也或問經曰輪王死貯舍利置四衢道
人民盡來供養輪王只說世教孔老又說世
教何其輪王有舍利而孔老無乎對曰輪王
之教博而孔老之化狹矣舍利之有無者教
化之博狹乎

釋慧曉讚別人幼上睿山學台教更衣聽律

於泉涌不幾謁爾公於慧日服勤者數稔矣
又泛舶入宋周旋二浙晚依曇希叟於瑞岩
一日室中舉百丈撥火公案言下有省適附
商舶而歸痛自韜埋學徒從空閑寂漠之濱
者多正應五年承大丞相鈞旨主東福一香
記爾師之乳也其冬夜小參曰胡地抽石笋
京師出大黃達磨失巴鼻衲僧沒商量呼
當頭霜夜月伴運落前溪謝秉拂上堂拈主
大云
貓有軟血之功虎有起屍之用且問主丈子

有什麼功用卓一
下云我有四種妙用其第一節
節放大光明顯示無上道甚深微妙超有無
不往中道第一義其第二節節現大神變宜
說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言語不可思議
其第三節節具大手段把須彌筆劈虚空紙
寫一篇章文皆彬彬其第四節節出廣長舌
轉無盡藏法輪左轉右轉橫轉豎轉自由自
在全無巴鼻便召大衆云要識取主丈子麼
擲下
云吾無隱于爾初曉在杭州北嶺入境曉

羅虎能一心念觀音忽大悲印像在肩上曉
心負焉以故免刑携歸奉持見今在塔所其
居東福一冬無帽侍僧曰師盍買帽曉曰無
貲僧曰乞報知事曉曰一帽幾直僧曰半千
曉曰半千者可助我香積四分之一不可永
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化栗棘菴書偈別
衆曰來也如是去也如是更問如何如是如
是謚佛照禪師
贊曰予讀曉師挽希叟頌軸月坡明公書跋

尾載撥火事畧曰已卯之歲因此而言曉之
於希叟不為無得也然嗣香供慧日何哉大
抵師資之間不可容議者古多在焉丹霞雲
門之類是也曉亦或有似乎近世執道柄者
潭居華服受譏塵寰曉也甘枯淡又可稱矣
其辟帽者我與漢文之露臺並按焉
釋順空姓源氏號藏山初父夢沙門語曰寓
宿得否父拒之沙門懇乞問名對曰寂照覺
後不委何人自是妻藤氏有孕適父發鎮西

赴都船次備藝之海濫空生舟中天福元年
正月一日也國俗見生三期試問先身多有
言也父母問空對曰圓通大師父謂此名違
昔夢彼此徒爾耳經旬聞偈效歌曰寂照入
炎宋號圓通大師於是乎其父始信夢語之
不虛焉早投水上山榮尊真者東福之徒也
尊會省福携空而行自福曰此子非吾泥中
物也願祈于龍門福笑而納之服侍三歲聞
蘭溪之道與欲一瞻禮乃辭尊日之相陽溪

一夕夢得蒼鷹詰旦謂徒曰今日俊祐至空
果告謁溪以為青華嚴之兆也命領紀綱平
副帥勸空游宋國時聞偈溪據徑山接單位
於海衆明年溪寂珥荆叟自靈隱來居主席
踰年而化肇淮海來又如荆叟之去就空歷
三老參請不倦又振錫訪用斷溪於越之東
山寧退耕於明之萬壽蕙西巖住太白峯道
價高東浙空遷而附巖老而倦誨策以思溪
之鞏石林五峯之師友如而依焉空周旋吳

越者以本鄉船使至辭林林送偈曰十載中原一棹還碧琉璃外更無山扣舷三下知誰會自作吳音唱月彎風帆無恙再觀慧日日職以記室龜山文永七年開高城墓趾而居乳香供慧日尋而移承天正安二年鈞命主東福大道場居五歲解印浮游京甸其上堂曰山房夜雨曉來晴風葉飄零自接聲夢被小窓室生白不須雞唱報天明良云直饒恁麼會猶是較半程又拈主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

真靠夫主大依前黑黧皴中秋曰吾心似秋

月碧潭清皎潔拈大良哉老瞿雲止止不須

說卓下云打刀須是邠州鐵花園延慶元年五月九

日書偈化於雙輪之菴居壽七十六謚圓鑒

禪師

贊曰曩予侍圓鑑於慧日從容問曰師游宋

地謁諸名宿不知其中誰為最平對曰偃谿

西巖我只仰望而已未道知高低荆叟退耕

就而日淺唯石林老友於凌霄主於思溪其

禪海波瀾吾雖不得而盡偏洲傍渚儻打浮
泳我昔辭林林告曰小參雖家訓又自有家
法子歸故里敲唱宗乘妙叶之一路不可亂
做也即與二篇今猶不失乃出一紙曰子自
擇焉予披之石林之親書也冬至曰擬著即
錯鐵牛掣斷黃金索不擬猶年撒手還同萬
仞崖這裏一咬便斷如花開鐵樹似笋迸石
頭無陰陽地儘自寬閑爭奈東山山前一片
松根竹脚未曾踏著在暮拈拄杖不得侵疆

越界除夜曰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鳳縈
金網趨霄漢以何期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
瑕蛇護神珠蘊風雷而未化設使翱翔霄漢
鼓蕩風雷聞者震驚見者眩惑也只間間地
可可地豈不見僧問洞山山年窮歲盡時如何
山云家家門底野狐兒拍牀鯨吞海水盡露
出珊瑚枝予誦二篇者久欽法格之峻整今
畫于此為學者之標準又見偈及小參知林
之期鑿之不乏也矣

釋祖圓信州人也號規菴幼歲投相之淨妙
 寺出家屬佛光之熾化干福鹿往而依焉光
 器許侍內記弘安九年光奔圓卷襪入洛都
 謁佛心於慧日初副元帥平時宗見圓曰子
 他時必行法檀度而不有財檀不成教棄名
 向豈非法財乎子之禪檀不可不貨殖于時
 心挾講譽故就焉心主龍山拉圓行屢稱於
 文應上皇正應四年冬心没上皇召圓繼席
 時圓在巨福踰年入寺歲三十一嗣香記佛

光之乳也冬至上堂曰烏兔奔忙不改舊時
 光彩乾坤寂爾猶涉造化斡旋拂獨有這箇
 戡玄機於未兆藏冥運於即化還委悉麼擊
 座下謝頭首秉拂拈主冷連秋波疑不流幾
 人來結死怨離非羸來依舊掛虛壁一任寒
 光射斗牛臘八日六年睡熟雪花堆透骨寒
 來夢始回滿握夜光耀天地何須按劍立空
 階圓妙年英邁上皇晨昏參請一夕源僕射
 有房窠中心動忽起思惟我豈有之乎恐宸

哀有虞乎乃馳入時上皇在龍山之下宮有
房有急劇之息上皇兀坐如思問曰卿何中
夜而至乎有房奏事上皇笑曰今日與圓舉
論宗門圓徵詰抑逼不少假也朕旗靡陣披
是以胸懷梗塞未能寐也如卿之忠襟與朕
通乎有此感來也有房扣頭曰陛下夙受佛
記善聞忠修然陛下聞忠因圓師激發也臣
之愚忠又因陛下感發耳上皇首肯初佛心
領龍山宮殿樓臺未有梵製及圓一新大殿

法堂雲堂庫院山門檀林凡叢林當有者具
體而成正和二年暮春寢病四月二日辭出
偈曰一躍躍翻黃鶴樓一奉奉倒鸚鵡洲臨
行一著元無別黃鶴樓前鸚鵡洲圓丈室之
東偏手植篔簹竹臨亡之時竹葉委白經二三
日復青云

贊曰祖道之被日域也五傳不續矣千光之
後多間出焉然化洽相將
宁康薄矣覃佛心關龍山雖傾

宸衷未艾矣。圓公以英妙之姿，當咫尺之
威。豢馴一蛟龍，指搗鷓鴣。宗門之光，晃煜雲
衢。假如圓也，庸才諛識，取侮於講儒。祖道殆
廢，干草澤矣。因之而言圓，其祖道之益乎。

元亨釋書卷第八



己酉年

北新

